



非虚构作品展

以法为盾护佑古桥

白金忠



夏日的娃娃桥满目清新与安宁。

的步伐便自然放缓,车轮声也即刻压低。在孙老师口中,村里人对这座桥十分尊重。

然而,话锋在此处稍稍一顿,孙老师的目光抚过桥身几处略显新鲜的修补痕迹与一旁尚未完全拆除的施工围栏,语气里添了一丝复杂的欣慰:“桥老了,故事不能老。可风霜雨雪的,破损总难免。前两年,这桥还遭了两次罪。”

2021年夏天,一辆厢式货车因刹车问题撞上桥栏,致使桥的构件松动断裂,司机仅简单将其扶正便离开了。次年8月,一辆满载楼板的三轮车再次撞击同一部位,导致三块栏板、三根望柱严重损坏。两次事故叠加,古桥局部结构岌岌可危。

“那时候,村里人都揪着心呐。这桥,是自龙门石窟以西,仅存的一座古代石桥了。雕工好,寓意深,是我们大伙儿心尖上的念想。”孙老师叹息着说。

转机发生在2023年底。栾川县检

察院的检察干警在履职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线索。“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每一处损伤都是对公共利益的危害。”孙老师讲着他从村干部那里听来的话。检察官们来了,他们调取记录、走访村民,在桥边一寸寸测量裂缝,在雨中拍照固定细节。“听说取证可不容易,第一次事故过去去了,现场没啥痕迹。但他们没放弃,咨询专家,委托鉴定,就为了能给古桥‘说句公道话’。”

2024年春天,检察院对该案立案审查。随后,案件被依法移送至洛阳市检察院。2025年岁末,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民事公益诉讼案,通过司法程序追究侵权者的民事责任,为文物修复追索赔偿。

“眼下,你看那边!”孙老师指向桥侧略有施工痕迹的一隅,“修复的方案定了,资金也有了着落。检察院这一诉,不只要来了赔偿,更是给我们大伙儿提了个醒,上了堂课——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光心里敬着不

够,还得用法律实实在在地护着。”

日光渐渐淡了,孙老师的话像口中漫出的白气,温暖地弥漫在寒冷的空气里。他讲的,早已不只是神怪传说,更是人心。是古时一位无子老人的遗憾如何催生出惠泽百代的大愿,是今日一道法律监督的锋芒如何守护住跨越时空的慈悲。

辞别孙老师,我独自走上桥去。夕阳在湿漉漉的石板上涂抹着最后一抹淡金。我找到那尊著名的“送子石猴”,它怀里的雪已被人拂去,石质黝黑,那被无数掌心摩挲出的玉样光泽,在夕照下幽幽流转。我仿佛看见,那些沉默的妇人曾将滚烫的泪与殷切的希望,一同烙进这坚硬的石头里;而今,这石头之上,更覆有一层来自新时代的、名为“公益诉讼”的铠甲。

整座娃娃桥渐渐沉入一种琉璃似的、幽蓝的静穆之中。寒气砭骨,我却伫立良久。桥是苍老了,栏板有过裂痕,石像的眉眼也已模糊。可那份由一位母亲起始,而后被万千人接续、托付,最终由法治之力赓续传承的绵绵念想,比石头更恒久。它活在每一条新系上的红绳里,活在像孙老师这样平静而笃定的讲述里,活在检察干警勘测测量的脚步与法庭之上庄严的诉请声中,也活在此刻,这片清冷而仁慈的、雪后初晴的天光之中。

当月光升起时,这座桥的故事,又会镀上一层银辉,在沉睡的村落与冰封的河面上,静静地流传下去。而这座桥,只是静静卧着,负载着历史的霜雪、人间未绝的温热与法治护航的荫庇,仿佛一位历尽沧桑的母亲,风声是她亘古的摇篮曲,流水是她不息的脉搏,而那默默守护着她的法律,则是时代赠予她最沉静也最有力的支撑。

检察诗人作品展

检察蓝耀新程

吴贻伙 程先锋

一九七九年的晚春
那是出发的原点
在皖鄂赣的交会处
矗立起一个精神坐标

长江蜿蜒
在这里露出一张笑脸
黄渤澄澈
如同镶嵌在脸上的酒窝

这里是雁飞鸥啼的泽国
这里是稻香蛙鸣的沃土
这里是磨砺初心的战场
这里是刑事执行监督的最前沿

捧着一颗心来
只为往下扎根向阳生长
穿过荆棘丛生的来时路
一砖一石
一草一木
从无到有
我亲手垒起坚守的阵地

三更其名
两易其址
在饮水的岁月中不凉热血
在威严的高墙内筑牢忠诚

有一分热爱一分光
五湖四海
四面八方
在火热的传承中续写辉煌
在奋进的征程里淬炼人生

在希望的田野上
有一抹夺目的检察蓝
与夏蝉同行高歌
与秋雁共水天一色

在漫漫的长夜里
有一串耀眼的长明灯
照亮了春蛙的寂寞
见证了寒风的执着

永不停歇的脚步
于高墙内外来回奔波
永不退缩的坚守
正不舍昼夜轮番上演

47年
人生长河
半世沧桑
是的
我正拔锚再启航

把果树排成一行
给球场扮靓几盏灯光
把八月桂的名片擦亮
给樟树裁出一身新衣裳
把美好瞬间定格上墙
给办公楼画一个淡妆
将院史写进传承的书签
串起奋进的乐章

给每一位迷途知返者一条出路
给每一份文书架起担当的风骨
给每一次审查写下精细的注脚
给每一个案件盖上公正的印章
给刑事司法的最后一道防线
加一把安全锁

让使命把使命传承
让力量把力量凝聚
让坚守把坚守加固
让初心把初心铭记

看啊
激情在这里碰撞
汗水在这里闪光
青春在这里绽放
高墙上的星空有我们共同的守望

散记



春山如画 李海波/摄

为检察放歌

张裕臣

想来,我与检察工作确实有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曾因发表在某报刊上的一篇普法小文得到领导关注,被借调到检察院工作。虽然当时的工作只是整理档案、归档案卷等,但在阅读、整理卷宗的过程中,我读懂了检察工作的正义,看到了检察人员的坚守。从那时起,我心中便有了一个小小的检察梦。为此,我学习了法律专业的课程,可惜阴差阳错,终究没有实现那个小小的梦想。

时光迈入新世纪,兜兜转转之间,我竟被派驻到检察院工作。虽没有从事检察业务工作,却与检察事业须臾不离。检察人员是法律监督者,而我们,则是对监督者的监督。现在想来,真是奇妙,组织在冥冥之中,成全了我当年那份朴素而真诚的心愿。

从前,我只从字里行间了解检察工作,如今,却与检察事业朝夕相伴,与检察同仁同进同行。既有站在岸上观浪涌潮生、鸥鸟翔集的旁观视角,也有借舟扬帆、撑篙前行的亲身实践,更有并肩搏浪、共迎风浪的担当。在这“看、行、合”之间,便生出了全新的感悟、思考与书写。随着时光推移、岁月沉淀,那些砥砺初心、坚守廉隅的场景,都化作了珍贵的记忆,久而久之,更酝酿出一份深沉而别样的情感。

为检察事业写词放歌的想法,随着与检察工作的联系日益紧密,也愈发真切。一天深夜,我与一位年长的员额检察官漫步在滇池边。谈起在工作中面临的压力,他坦言,有时也会彻夜难眠,虽心有坚守,却也时常感到力不从心。我深知,干事易,处世难。一名法律监督者,若没有一往无前的决心,很难抵御和拒绝人情世故的纷扰。我问他:“有的检察官功成名就后转行做律师,收入丰厚,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吗?”他说:“有过。只是这么多年来,舍不得刚进检察院时的初心,也丢不开领导与前辈的教诲。”他郑重地告诉我,从一名书记员一步步成长为员额检察官,他心里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念——维护国家法律尊严,守护司法公正。他说得坦然,我听得心潮激荡。

信念是什么?是坚信理念正确、始终坚定如一的行动,是事业之魂,是力量之源,更是生命之光。回到房间,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写下了歌词《和光轻扬》:

我眼中有一道光,在我日日夜夜里轻轻荡漾。穿过高山、弹响波浪,和我奔赴追求的渴望。

我心中有一道光,在我时时刻刻里轻轻飞扬。唤醒晨钟、染红斜阳,和我照亮心灵的故乡。

和光轻扬,梦是行囊,快乐汇成磁场。和光轻扬,爱是力量,正义为我导航。

和光轻扬,梦是天堂,波长聚起能量。和光轻扬,爱是方向,公平为我续航。

第二天,我把自己的感受和写下的歌词讲给他听,我们都会心一笑。

一次,领导和我说,能否写一首我们与检察工作同频共振、同心同行的歌曲。我欣然应允。回想在检察院工作的一幕幕,想起与我并肩作战、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检察同仁,我饱含真情地写下了《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宣誓,你尊崇着法、我维护着纪,纪在法前、凝心聚力,护佑着清风和正气。

我们一起高举,你检察着真、我监督着理,依法衔接、同向发力,护佑着公平和正义。

我们初心一起,让幸福创造出无限活力;我们使命一起,让复兴绘制出辉煌神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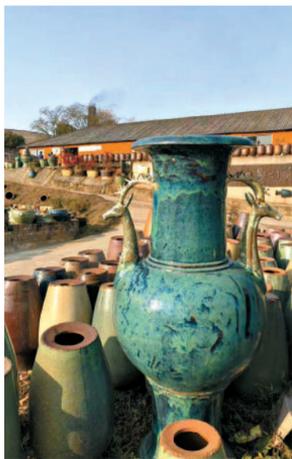
我们信仰一起,奋斗是我们永恒的课题;我们梦想一起,捍卫是我们歌唱的旋律。

作为“监督者的再监督”,检察情怀早已融入我的血脉。虽然歌词谱曲成型仍需努力,但为检察工作放歌的决心,已在我心里深深扎根。我愿为检察放歌。



走进宁国龙窑

晴风



宁国龙窑一隅

在安徽,有一座名叫宁国的小城,城中竟藏着一座千年龙窑。驱车前往时,窗外群山连绵,植被繁茂,层林尽染,我还来不及细观欣赏山中美景,司机便告知,龙窑到了。

我忙付钱下车,伫立在千年龙窑前,瞬间被眼前的景象震撼。成千上万只陶罐、陶盆、陶瓶、陶缸、陶瓮密密地叠放在空旷的场地上,颜色大多是褐色,也有蓝绿色、赭红色、瓷白色,在夕阳下泛着温润柔和的釉光。一面半人高的砖红色矮墙上写着“千年龙窑,世界唯一”几个大字,墙上错落摆放着数十只深棕色陶罐,这恐怕就是大门了。

四下无人,我便径直往里走去。只见一方深红色砖块砌成的水池,盛着浅浅的天水,许是用来清洗陶器上的污渍。数百只绿色陶盆、陶瓮镶嵌在砖墙内,围成了一座陶城。还有用陶瓶、陶罐垒成的艺术品,大小不一,多为深褐色、墨绿色,有的呈塔状,有的蜿蜒曲折,形似盘旋的巨龙。

七拐八拐,穿过这片“陶林”,眼前便出现一排用矮棚搭建的厂房。厂房仅有一人多高,内部狭长逼仄,尘土飞扬。一侧堆放着上百只未上色的陶坯,陶坯也不是想象中的乳白色,而是透着泥土本来质地的土黄色;另一侧堆放着如小山般的陶土,呈巧克力色,粗砺而坚硬,这便是烧制陶器的原材料了。

“嘶嘶嘶”,前方传来一阵声响,我循声而去,见一位穿着蓝色工装的师傅正在制陶,心生兴致,便在一旁静静观看。师傅正在转动的圆盘上,一只陶碗,神情专注,一手扶碗,一手执刻刀。随着圆盘的转动,他用刀锋将碗口边缘多余的陶土一点点修平,一时间,陶屑轻扬。待碗口边缘平整,他停下手,用一把尺子测量碗口的圆度和平整度。

制陶从无一蹴而就,哪怕陶碗

上仅有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瑕疵,师傅也会将它揉碎,加水重新制作。师傅说,一名成熟的制陶工匠,至少要历经十年磨励。此刻,粗硬的陶土在师傅手中,竟化作绕指柔,随心变幻出规整的形态。陶碗初成后,师傅将其翻转,用刻刀细细勾勒碗底,雕琢出圆润的弧度。他说,陶碗成型后,还需上釉,再送入龙窑经大火淬炼,方能成为完整的陶器。

见我甚是好奇,师傅便放下手中的活计,带我深入龙窑参观。这是一座饱经岁月的古窑,依着山坡斜斜延伸,静静卧于山间,宛若一条盘绕的卧龙。窑尾是青砖砌成的拱形门,旁侧堆着成捆木柴;窑身并非平直,而是起伏起伏,恰似一道道龙脊,每一段都设有紧闭的圆孔,师傅说那是“投柴孔”,每隔二三十分钟,便要添柴助燃。我沿着窑身缓步前行,丈量这条“巨龙”的身长。百余米后,方才抵达窑头的黑色窑口。师傅用铁叉掀开覆盖的铁皮,窑内火焰熊熊,另外两位匠人正不停添煤,维持着窑火。

龙窑是古代先民发明的一种陶瓷烧制窑炉,该技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早可追溯至商代。考古学家在江西鹰潭发现的商代陶窑,窑身短、坡度大,结构相对简单,已初具龙窑雏形。龙窑多利用丘陵地貌,依山而建,依坡势逐火升温。到了宋、元时期,社会对陶瓷

的需求大增,龙窑技术日渐成熟:窑身变长,整体呈拱背形,用砖砌成穹顶状隧道;尤为关键的是出现了投柴孔和挡火墙。投柴孔分段设置,窑工可依次投入枯枝、杂柴等燃料,使窑温稳定保持在千摄氏度以上。挡火墙则在窑内分隔出若干窑室,下部留有烟火通道,使窑室之间相通,以此调节火焰流速与流向,避免局部过烧。

宁国龙窑至今仍保留着千年来烧制陶器的传统工艺。一件件朴拙的陶器正经受着火的洗礼,它们本是再普通不过的泥土,被工匠赋予形态,再送入这条“火龙”之中,经一天一夜大火淬炼,方能脱胎换骨。至于最终是烧制成器还是裂而为片,全凭火与土的造化。

师傅带我参观完龙窑,又来到工作室,介绍他们在传统基础上创新的陶制品。不同于之前看到的大件陶器,这里多是小巧的摆件,以灵动的动物造型为主。师傅说,坛、罐、缸等大件多供出口,而这些造型各异的小动物陶器,是为适应市场需求,亦是千年龙窑的传承与新生。

一只憨态可掬的陶兔吸引了我的目光。我询问师傅是否售卖,师傅告知,这是纯手工制作的,65元一只。我当即买下,心中明白,这并非一只普通的陶兔,而是千年龙窑中经大火淬炼的结晶,身上凝聚着千年来手艺人不变的初心与智慧。

春思白落地

董史统

白落地,是文成人对一种乡野小菜的方言俗称。无论是县城里的大小酒肆抑或新兴的山间农家乐,餐桌上总能见到这种小菜的身影。我曾对此很着迷,刨根问底,几番探寻后得知,此野菜学名“铜锤玉带草”,温州人谓之“落地金钱”,具有清热去火的效果,故可入药,也可入菜为羹汤、小炒,或者直接泡茶,恒常食用,可以消暑去毒、清热润肺,深受当地人喜爱。

客来时,飞云江畔的山隅小店总会泡上一壶白落地茶。将整株白落地连根带叶洗净,投入清水浸泡,碧绿的茎叶在杯中舒展挺立,清澈碧绿,栩栩鲜活,仿如抱一壶水培植物。轻啜一口,有微涩之感,带些许泥土气息,回味渐舒,润入肺腑。饭桌上,一盘白落地蛋更是经典:蛋为嫩黄,叶为翠绿,色泽鲜明错落,自有野菜特有的香味,充满春天的气息。简单的一碗白落地蛋

汤,食材并不丰盛,加油盐即得美味、畅快之余,令人不由感慨田野乡土之大,自然造物之丰。

这些年,白落地在文成本地喜宴上的进退留转,更藏着当地人那份割舍不断的喜爱。十余年前,白落地多是乡土野生,数量有限,难登宴席大雅之堂。直到一位乡土厨师大胆将白落地蛋汤搬上婚宴流水席,这道朴素小菜竟迅速风靡开来。随后,便有人仿野生种植或大棚蓄养白落地。白落地渐渐从乡间走上都市餐桌,成为一方特色佳肴。文成人吃腻了大鱼大肉,最念的还是这一口清静:望着那抹翠绿,心情便觉澄净;入口微涩爽口,回味无穷,纵是寒冬时节,也能品出几分春日生机。

我在城区工作,远离乡土,常对白落地心念不止。每次回乡路过菜场,总忍不住多买上几斤。记忆深处,还留着十余年前与父亲在山坳里寻得大片白落地的场

景。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指着满地匍匐的青草,认真地对我说:“白落地不起眼,长在低处,却默默给大地添上绿色,守着一身清流本色。做人做事,也当如此。”每每品尝这乡野滋味,想起父亲的话,便不觉凝神自省、肃然端正。

近二十年前,有好友来文成游玩,一尝白落地便念念不忘,每餐必点。那时互联网尚不发达,我们问过乡人,只知它清凉解毒、可菜可茶、生命力顽强,却查不到确切的学名与记载。偶然翻到一篇报道:文成一位母亲,靠着摆摊卖白落地,含辛茹苦培养出三个大学生。白落地虽身形卑微,却坚韧顽强;虽平凡朴素,却堪当大用。若将它当作一味寻常野菜,未免太过浅薄。它匍匐于地,不争不抢,却以一身碧绿,清凉一方水土,温暖一方人心。这便是文成的白落地,是舌尖的乡愁,更是刻在骨子里的本分与坚守。



铜锤玉带草(图片来源于网络)